

钱乃荣 著

上海风情



钱乃荣 著

上海
风
情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风情/钱乃荣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8

(精品上海书系)

ISBN 978-7-5326-3503-0

I. ①上... II. ①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6463 号

策划统筹 蒋惠雍
责任编辑 蒋惠雍 徐思思
特约编辑 林 笛
绘 画 徐亦君
整体设计 陶雪华

上海风情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浙江新华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60 000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3503-0/K·818

定价:37.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571-85155604



序

钱乃荣教授的《上海风情》，由 52 篇精粹短文组成，就像 52 朵清新艳丽的鲜花，52 支优美动听的小曲，又像 52 声发自肺腑的赞叹，以一片虔诚之心奉献给他的生身之地上海和他视为珍宝的上海文化。对我这样与作者有相似经历的“40 后”上海人来说，这本书当然是特别亲切。

因为这里有对 50 年代上海的深情回忆。那正是我们“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快乐时代，书中的篇章，让我心往神驰——那复兴公园每天准时响起的第一套广播操音乐，中学里令人难忘的可敬老师，那些精心筹备、各显其能的节日联欢活动，那时常出入的文具店里种种叫人爱不释手的小玩艺，还有雁荡路、淮海路上无数价廉物美的风味小吃等等都一一在我脑海浮起，温馨的怀旧和些许失落之绪充溢我的心胸，也引起我对历史变迁的思考和时光流逝的感喟。

这里还有对曾风靡上海的沪剧、越剧、评弹、滑稽和 20 至 40 年代许多老歌、老电影的追叙。这些构成上海文化的重要元素，乃荣自幼酷爱，徜徉其中，后又曾刻意搜求，专事研究，如今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把那些老剧种、名艺人的绝技和风采，演说得栩栩如生，使我这个也曾喜好却浅尝辄止者大开眼界，同时不得不感慨、不佩服：乃荣真是一个有心人，他能把什么都变成学问！书的这两部分是内容丰富且能见作者心性的文学小品，但又具有浓厚“史性”，完全可充研究上海社会史的史料。

乃荣的确是个彻骨的学者，什么物事到他手中，他都要研究一番。他能把平常的兴趣爱好，一般人漫不经心的事件物象都化为学问。比如，哪一个上海

人没吃过糖果,没见过花花绿绿的糖纸头呢?可又有谁会把几十年前的糖纸头精心保存下来,排列,鉴赏,比较,考证,就此写出一部颇具学术意味的书来?但乃荣却这样做了,并且做得很好。

《上海风情》中自然不乏学术文章,如对当年传教士编的上海话词典和读本,被乃荣发现,接着便作了深入发掘。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对此大为赞赏,忍不住动手翻译,进而研究、撰文,于是又有一个研究性的系列产品可望产生。《上海风情》还对上海文化的特征、本质和形成的原因等多有探讨,其论说虽未必为所有人首肯,但却有助于全国各地人对上海文化了解,也有助于上海与各地人交流。这样的书,不但“40后”如我辈者或更年长者会感兴趣和受启发,就是更年轻的“80后”“90后”,或者文化背景不同的新上海人,读了恐怕也都会有开卷有益之感。

6 上海的历史和文化太丰富了。乃荣教授在本书中的回忆主要集中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的岁月,其实就我们的大半生,特别是与上海方方面面的缘分而言,都还有很多值得记存的往事。我真诚希望就此主题,乃荣教授续有新作。为了表示支持,当其书成、来电索序时,便未作推辞,谨述读后感受如上。

是为序。

董乃斌

2011年7月

Shanghai

f e n g q i n g

目录

岁月印痕	1
心中永远年轻的复兴公园	3
小乐惠在八仙桥	8
平民乐园城隍庙	13
海派淮海路	20
上海旧书店	27
泰山文具店	31
难忘的圣地少年宫	35
青山碧水长风情	39
啊！上海弄堂	43
荡马路	51
吃零食	57
水仙腊梅缘	62
有花作伴一生乐	66
我刚进中学的时候	70
打开心中的百叶箱	74

“文革”时期两月流水账	77
五伢山放牛	85
搜集老唱片	90
艺苑探幽	95
滑稽戏的腔调	97
从苏滩到滑稽	103
苏滩名角郑少赓	109
老牌滑稽王无能	113
东方卓别林徐卓呆	118
早期申滩戏中的草根生活气息	123
当年沪剧中的男女情爱	126
百听不厌的沪剧《雷雨》	133
评弹在上海的落户和发展	140
响档“沈薛调”	146
朱慧珍与徐丽仙	151
人间苦难的真实写照	156
博爱、平等、自由的银幕追求	161
人性人情的复杂电影表现	166
民族救亡的银幕呼声	170
与世界同水平的上海有声影片	175

为孩子们祝福	180
女篮五号	183
不夜城	188
影星王丹凤	192
不老的上海老歌	198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204
海派杂说	209
月份牌的前世今生	211
土山湾出版的上海方言著作	216
用中国戏剧形式传教	221
海派文化奇迹	226
五说海派文化	231
面对民生的“海派清口”	238
“桥归桥,路归路”	244
上路·识相·拎得清	251
风云际会“上海话”	258
后记	263

岁月印痕



心中永远年轻的复兴公园

复兴公园建园至今已经 100 多年了。我们小时候去复兴公园玩时,还听得老人们习惯称之“法国花园”。那是过去法租界时代法国人开辟建造的公园,一直至今还保留着法式的园林特色,大草坪,沉床式艺术花坛,无数法国梧桐。上海几乎所有的名胜都会有中西融合的景致,还是法国花园时,就有着局部曲径、假山、亭台、流水、太湖石……

我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坐在下沉花坛的石级上拍的,那年是 1946 年,才一岁半;到 2006 年一个甲子过去,我重临旧地,感慨万千,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原地的石级上,又照了一张。

让时间回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吧。我进入小学那年,是 1950 年。在我三年级开始初体验生活的时候,每天我总是在广播喇叭传出的颇有朝气的乐曲中醒来。我家住复兴公园边的“花园邨”,每日早晨 6 点半,“第一套广播体操”乐曲就从公园的大喇叭里传出,这时公园里大多数人,都会自动地随着音乐节奏做早操。在四面八方空气好的地方,总会呈现整齐一致的体姿。我去看过,尤其是大草地的一圈边上,总是站着不少人,当一段很短的前奏音乐完后,大家都准备好了,自觉自愿地响应号召,锻炼身体。当“第一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的声音在喇叭里叫响,各种年龄、职业的人都一起踏步、做操。广播操音乐一遍一遍地放着,人们总要做全一两遍。我感受到当时的人心是很齐的,很单纯,也很自律。其实这是一种平等,有平等进行锻炼的机会,平等受到

全民启蒙教育，“不做东亚病夫”，“练好身体，建设祖国”，在一样的音乐中开始和停止。无论你是工厂领导，还是普通百姓，必定做一样的动作，且被别人比较做得好坏。我很熟悉和喜欢这套从小听起的广播体操音乐，后来居然去买了一张 78 转的唱片来随时听、随时做，到如今，当我想起重放这张唱片时，脑子里就会出现当时大人们一本正经、认真做操的情景。

那个年代，复兴公园架在竖杆上的圆形广播喇叭里传出的，往往是一股新鲜的朝气。有欢腾的集体舞曲，我听到最多的是“邀请舞（简谱 $\underline{5.1} \quad \underline{1.1} \mid \underline{7.6} \quad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5.2} \quad \underline{2.2} \mid \underline{3.2} \quad 1$ ）”、“快乐舞（ $\underline{3.1} \quad \underline{1.1} \mid \underline{4.3} \quad 2 \mid \underline{2.1} \quad \underline{7.1} \mid \underline{2.5} \quad 5$ ）”、“狂欢舞（ $\underline{1.6} \quad 3 \mid \underline{2.4} \quad 3$ ）”、“团结舞曲（ $\underline{3.5.6} \quad \underline{1.1.6} \mid \underline{5.3} \quad \underline{5.6} \mid 5-$ ）”、“西藏舞曲（ $\underline{5.5} \quad \underline{6.5.3} \mid 2.2 \mid \underline{1.2.3} \quad \underline{6.5.3} \mid 2.2$ ）”、“鄂伦春舞曲（ $\underline{5.5} \quad \underline{5.5} \mid 3.5 \mid \underline{5.1} \quad \underline{6.5} \mid 5.3$ ）”、“蒙古舞（ $\underline{6.6.1} \quad \underline{6.5} \mid \underline{6.6.1} \quad \underline{6.5} \mid \underline{3.5} \quad \underline{3.2} \mid \underline{2.1} \quad 6$ ）”、“苏联集体舞（ $\underline{3.3} \quad \underline{5.4} \mid \underline{3.3} \quad 5 \mid \underline{2.2} \quad \underline{5.4} \mid \underline{3.1} \quad 1$ ）”、“乌克兰集体舞（ $\underline{5.3} \quad \underline{3.2} \mid \underline{1.7.6} \quad 5 \mid \underline{6.5} \quad \underline{6.7} \mid \underline{1.7.6} \quad 5$ ）”、“匈牙利三人舞（ $\underline{6.7} \mid 1.6 \mid \underline{3.2.1} \mid 7.3 \mid \underline{7.1} \mid 2.3 \mid 1.6 \mid 6.0$ ）”，我们都跳过。像广播体操乐曲一样，是用 78 转的唱片放出来的，每次不到 4 分钟，就换 B 面。当我听到隔壁公园的喇叭声音，听到放各种集体舞的音乐，加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的声音和手风琴伴奏合唱的声音，就会心驰神往，觉着很开心。尤其是下午 4 点钟，在夕阳笼罩下，少先队的喇叭吹响了，有时还配着鼓声，我就指望早日加入少年先锋队。3 点多放学学生，由学校里组织来公园集体活动，几乎天天有，集体唱着朝气蓬勃的少儿歌曲，如《我们快乐地歌唱》、《劳动最光荣》、《红领巾之歌》、《快乐的节日》、《我们的田野》、《让我们荡起双桨》，好听的歌也真多。一旦碰上星期日，公园的热闹就达到顶峰。喇叭里一会儿放歌，一会儿放戏，一会儿广播“遗失小囡的家长快点到公园办公室来领”。

我是 1956 年小学毕业的。1956 年的复兴公园，在记忆里，遍地是快乐的声音。公园里最多的是年轻人，总是情绪热烈的，都会跳舞唱歌。周六、周

日晚上,旁边工厂工会组织工人来做各种集体游戏,“一号二号”、“开飞机”、“击鼓传花”……叫起来,笑起来,声势很大,中气很足。“唱起来,跳起来,工作完了多愉快……”跳着集体舞。有时草地上跳起“青年圆舞曲(5 1 1 | 3 5 5 | 1.3 | 5 - -)”来,里面一圈男生,外面一圈女生,碰到谁就两两搭伴跳。当然在夏天晚上,黑暗里盯梢人的阿飞也有。

夏天每星期一次,大草坪上有免费露天电影放映,家家户户吃过晚饭,拿了被单到草地上去抢位子。小孩尽情在被单上面翻滚到电影开场,头上挂满了汗珠。复兴公园原来是被“枪篱笆”围住的,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拆了篱笆造了不高的水泥墙,每当晚上放电影,“野蛮小鬼”就会去翻墙省买票了。我们等呀等的,等到电影开场时,外圈的人已经挤得推来拥去,每每到电影开始,一下子全场自动静下来,连银幕的背面都坐满、站满没有占到地盘的人。我们去看电影,最主要的还是轧闹猛去,躺平着身子数星星,更感受场子上的集体狂欢。上海人感到一家人在弄堂里与邻居一道茄山河、说鬼故事还不够过瘾,高高兴兴地去公园享受更畅怀的“闹猛”!

第二天邻居们便一起讨论电影里哪个演员漂亮潇洒,哪段戏有噱头,我们就赶去新城隍庙一家店里买这些电影明星照片和电影插曲歌片,到书店去买晒蓝版的电影连环画。

进入复兴公园,便有一座小假山,山上有一座古朴的木挡手的茅草亭,背面对下山处有一股泉水从小山上汨汨涌出,最后一层在三块扁平的太湖石缝中潺潺流下,在下面汇聚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我常常坐在旁边石头上看得出神,周边的三角形的白杨树叶在夕阳和微风中摇曳,金光闪闪烁烁。有的胆大一点的孩子会从一块又一块很滑的石面上跨来跨去或去玩水,嬉笑声不绝于耳。如果站在石上一滑,可能跌到涧水里浑身湿透,不过河床很浅,不会有什么危险。流水转个弯,渐渐流到大草地的西缘。在流过草地之前,还有一大块也许是拼起来的平坦太湖石,上面开凿成一条条小道,让河水分成细条从纵横格子里流过去,人们也可以从石上通过,这是我唯一见到的一种巧妙的构思杰作。但是有的青年感到还不过瘾,胆大的人会像“跳远”一样,从这岸跳到对岸去,以释放他的能耐来比赛。这条静静地在大草地边流过的小河通过一条连接大路的木桥,汇入公园北边的大湖泊。所以原来复兴公园的湖

水是活的。但是后来在“文革”中,这条美丽的小河被指控为有资产阶级情调而用土填掉了,但它却仍留存在我心深处,记忆中的小河里各处还常开着睡莲,游着小鱼。

那时候,那个至今还保留完好的下沉式大型花坛的对面,即园里一条两边种着不断耸高的法国梧桐和永长不大的瓜子黄杨的大路东面,还有一个动物园,门口有一块民国末期上海市长赵祖康题字的“动物园”木牌。如果掏三分钱买张动物园票,就能进门。里面动物是蛮全的,据说是抗战爆发日寇扔炸弹后,从南市刚成立三年的“上海市动物园”里“逃难”搬来的。其中有我最欢喜的猢猻多多,我常常看它们跳去爬来,亲来抚去,而不思归家。还有各种各样的鸟,以及梅花鹿、狐狸和两只骆驼、一只老虎,大池塘里更有各种水禽。这个袖珍动物园,和那条小河一样,在“文革”中被革去了命。

有一次我父亲带我从雁荡路门出去,在路边的摊头上,还能吃到地道的上海罗宋浓汤。这碗汤,是我吃过个最嗲的罗宋汤!吃得我从此刻爱罗宋汤,直到现在,我和我的太太在家一周内如不吃几次油煸过的番茄、卷心菜、洋山芋汤,便不会过门的!不过可以是没有牛肉的素汤。

我们小学教学楼其实本是一幢大洋房,小操场上种着三棵高大的枫杨,一到夏天,树上便会开始掉下一串串的“元宝”来,所以我们都称它“元宝树”。这是法租界里留下的从法国来的一种树。还有在公园里被有些“虔诚”的游客奉为“佛树”膜拜不已的“七叶树”,其实在巴黎的凡尔赛宫草地边有许许多多,根本不稀奇。而法国人带来最多、现在在上海遍街种植的便是“法国梧桐”了,即使在巴黎,也数它最有风采。复兴公园又是法国梧桐的第二故乡,在复兴公园复兴中路园门内外,就有多棵在初种时没有摘除过顶芽的老树,生态自然,主干高壮,枝叶参天。尤其是门外有一圈灌木花草围住的那棵,长相特别有腔调。我坐在马路对面的重庆南路第一小学课堂里朝这边看,那是观望这几棵法国梧桐风姿的最佳处,那高高的尖顶,上面有几只乌鸦窠,每晚我们都会看到老鸦归来,啊啊叫响。1956年消灭麻雀运动掀起,从此乌鸦窠一直空空,乌鸦再也不复返,麻雀倒又来了,而且一点没见减少。

复兴公园在我心中永远是年轻的。就在这公园门口大树底下,青年男女约会入园。傍晚过了六点半,谈恋爱的,介绍朋友的,常常人头攒动,都要穿着

整齐新装,徘徊在这块温情的小天地里“接头”。这里有最真挚的嫣然一笑,这里有久等见面时的倾心满足,还有介绍人的热情奔忙。当年是没有手机的,互不相识的双方可能须最先望到的,便是那棵粗壮的梧桐树。

到了1993年,复兴公园为了配合大工程便往里缩小,门口的那几棵早已消失了乌鸦窝的梧桐,百年大树,连带马路对面的枫杨树和小学,都从地面上消失了。当然,砍去几棵大树算得了什么!公园里面有的是法国梧桐,青年人依然在幸福地碰头。但对于我,那是我儿时记忆最清晰的几棵树,每次我经过复兴公园等着穿马路去小学读书时都要举头望一望的,如今失去了!那年我从日本赶回来,只能做的是:赶忙找到我家里原来的院子方位,将堆满的拆迁杂物努力翻起,把压在泥土深处的芭蕉老根挖出,这棵芭蕉是女儿亦蕉出生那年种下的,我把它搬到我过渡房对面的泥土里悄悄种下去。从那年起,我搬离了相伴我50年的、可爱的复兴公园。我捧着带有老家泥土香味的芭蕉根,仰望着忽而感到陌生了的复兴公园。我心里的梧桐树,并没有失去!再见吧,我爱的复兴公园!悄悄地我走了,我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小乐惠在八仙桥

现今上海有个弊病,就是不分地名和路名。香港有旺角、油麻地、尖沙咀,东京有上野、新桥、秋叶原、目黑,它们每个“地下铁”站头和“电车”站头,都有一个地名的称呼,而上海的站名却大都是“某某路”。须知一条马路有多长,到底在哪一段,不熟悉者见到了这个站名等于零。现在只好用“某某路某某路”来弥补,站名太长了,结果弄得大家都记不住,叫不出,像没有站名。这对于外地人、外国人来说真是太大的麻烦。

上海过去也有不少地名,如漕河泾、曹家渡、大自鸣钟,后来车站命名多弃用地名代之以路名,人们便渐渐将许多地名遗忘。如只用徐家汇,遗忘了卢家湾;用了打浦桥,丢弃了八仙桥……浦东现正在城市化进程中,但愿不要学浦西那样不断地抛弃地名。

“八仙桥”这个地名,名字极雅。据说有过一座桥,取名“八仙桥”,然而这儿却并非真有八仙曾来会聚,而只是开埠后上海人把这块土地建设得十分温馨。“八仙桥”之地位,十分要紧,原来在法租界往公共租界去的相接之要津,从淮海中路(前霞飞路)要穿过延安中路(前洋泾浜)到人民广场(前跑马场),龙门路就是抄近路斜穿过去的重要马路。这里有一圈热闹的街市。解放前,此处不但有黄公馆和杜公馆,还有大戏院、咸肉庄。一头接着新城隍庙、关帝庙,一头出去就是大世界、跑马厅。就在20世纪50年代一扫上海滩淫黑势力之后,它在后40年里,仍然是上海市中心的一块风水极好的宝地,是一处人口

稠密、街市齐全的上只角,是小市民十分喜欢访临之地。八仙桥解放后成了上海平民小乐惠生活的圣地,八仙桥演绎着一段市民社会精彩生活的历史。

吃,这里崇尚小吃吃,这里搞得精致的是“小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也曾有一次机会走进这儿最高、最典雅的建筑“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由母亲带去参加一个亲戚的结婚典礼,吃了一套餐样的“大菜”,即西餐,那是很正宗的“大吃”。不过,当第一道一大盆浓汤吃完,我已把肚子填满,以后也就没吃什么,或是吃了什么都很快忘记了。到后来,我到青年会那儿去,只有去排队买火车票之份了。我在八仙桥吃到的,都是美味而难忘的小吃。有个著名的室内大菜场叫“八仙桥小菜场”,19世纪后期就已存在,称“华洋菜场”,一直延续到21世纪。那儿的百姓买菜十分方便,菜肴搭配的花色当然也格外出彩。我见识过70年代的“盆菜”,那时平民生活还很艰难,连买洋山芋都得排队,之后创新出来一种花样,把几样蔬菜搭配起来放在一只大盆里,也不过是把有些菜场上少见的菜放在一起,便于顾客买回家可以即炒,这样的“盆菜”卖价略高些。我见到的“盆菜”在这个菜场里花样比别处丰富,就很眼热。这里的平民都住小弄堂小房间,闲时只须躲进小阁楼,傍晚时分,心情十分舒坦。因为他们不去追求高档,有点“螺蛳啍啍,蹄膀笃笃”就好,“评弹听听,老酒润润”,再养养眼神,这样悠哉悠哉的“小乐惠”日脚,即使在60年代初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也不会放弃,也会设法重温,苦中作乐。

这里的小吃是继承传统的。在50年代后期,还有小推车上卖浓汁的“兰花豆腐干”、香鲜的“素火腿”,仍保持着法式风味的“色拉红肠嵌罗宋小面包”。在那饥肠辘辘的年代,这里开出一家专卖“排骨年糕”的小店,大家吃得“鲜得来”,干脆就以“鲜得来”命名了。

这里的小吃是精致的。熟菜摊上偶尔有美味的野鸡卖,火腿店里有将破(pi)得极薄然后粘连成如纸一大张的熟火腿,一元钱一份,这原是淮海路老牌名店“野荸荠”老师傅的绝活。六七十年代在龙门路的一家拐弯角的小书店边,有个小吃店,其中有一只“咖喱线粉牛肉汤”,做得极其入味,生意十分好。我每次路过那儿,总忍不住要挤进去吃上一碗。后来学会了制作方法,现在已经成为我家的一只传代的特色菜肴。还见到过在人群里有一个小推车,上面铺开的是琳琅满目的特色零食,如苏州九制陈皮、盐金花菜、蜜汁芒果、甘草咸